

工人曲艺创作 演唱材料

7

目 錄

- | | |
|--------------|-----------|
| 夫妻救船····· | 陈邦貴 (2) |
| 徐玉上病房····· | 李崇正 (4) |
| 兩封信····· | 謝洪海 (6) |
| 猫兒也要抱不平····· | 陈 淨 (8) |

重慶市劳动人民文化宮工人業余曲藝學習班編印

1957.12.

工人曲艺创作 演唱材料

7

目

錄

夫妻救船……………陈邦貴（2）

徐玉上病房……………李崇正（4）

兩封信……………謝洪海（6）

猫兒也要抱不平……………陈 淨（8）

重慶市劳动人民文化宮工人業余曲藝學習班編印

1957.12.

夫 妻 救 船 （金錢板）

寫作中級班甲組

（駁船工會）

陳 邦 貴

楊大安今年子二十歲滿，
是一位優秀的共青團員，
他工作就在那駁船总站，
參加推船已經有了好幾年。

这一天“小楊”“休班”在家吃晚飯，

桌子上擺着“紅燒牛肉”炒豬肝，
豆腐羹湯兩大碗，

楊大安有點悶油光是接到豆腐拈。

他受人偷偷看了他一眼，（白）“大安不舒服嗎？”

“嗯！推船忙不注意受點涼寒。”

“你明天去掛號看一看，

不然就請個假休息一天。”

“謂啥子假嘞，明天上班加油出一身汗，

點點感冒簡直是稀松一袋煙。”

話未完只听得響聲一片，

院壩頭吹下來几根晾衣竿。

不放心小楊即便打開窗子看，

一剎時烏雲遮滿整個天，

天空中不斷扯火閃，

嘩啦啦雷聲震山川，

一股風吹來房子都在閃，

飛沙走石雨漣漣，

江面上嘩啦啦的水声响不斷，

隱隱看見白浪翻。

這時候小楊馬上放下碗，

自言自語把話談：

“唉！河邊上的船只一定有危險，

我要設法去救援。”

他急忙打開門兩扇

兩腳如飛奔外邊

“大安跑啥子”受人問他根本沒聽見，

“背時鬼，落起雨的嗎，你悶起腦壳只顧鑽。”

他受人順手抓起一把傘，

脚跟脚就去追大安。

楊大安顧不得天黑和路遠，

顧不得大雨濕衣衫，

顧不得狂風吹來難掙眼，

一口气跑攏大河边。

果然有只木船被風吹攔了“淺”，

噼噼噼噼響聲喧。

小楊走攏仔細看，

原來是本站的一號船。

裝的是“五金”“器材”千多件，

船底已經被擱穿，
河水不住直往里头灌，
船身傾斜歪在一边。
只見那一羣船工真勇敢，
忙將貨物往岸上搬。
小楊心中暗盤算：
“貨多人少搶救一定有困難，
這又拿來咱個辦。”
猛抬頭跑來他愛人“李桂蘭。”
只見她兩根辮兒頭上挽，
在身上穿了一件短半衫，
手頭拿着一把傘，
气喘呼呼跑上前。
開口忙把小楊喊：
“坏的是一只啥子船？”
楊大安用手一彈指他看：
“你快去發動家屬姐妹來支援！”
李桂蘭說聲“好我就去（白）大安
你打着這把傘！
謹防病上加病更為難。”
（白）“不，占手占腳不方便，
快点打起走莫要緊倒然。”
李桂蘭曉得他脾氣不能勸，
扯伸一趟跑龍宿舍大門前，
放开喉嚨高聲喊：
“河边上被風吹坏一只船，
裝的是五金器材千多件，
希望大家去救援。”
這一喊整個宿舍都傳遍，
家屬們來一個總動員。

有的只穿衣一件，
有的連鞋子也來不及穿，
跨出門就象在打冲鋒戰，
都想爭先跑上前。
跳上船去就開干，
抬的抬來担的担，
有一個姑娘才舍得干，
他的名字也叫李桂蘭，
看年紀不過十六七歲滿，
在頭上梳着兩根長辮。他年紀雖然小得點，
挑起貨來回跑得腳板翻。
猛不防他腳下踩滑了“跳板，”
當時就是几“穿穿。”
眾人一見齊聲喊：
“唉唉唉快点扶着李桂蘭！
你看他快要掉下江里面！”
這一喊急坏了楊大安。
王小牛插嘴把話談：
“小楊莫耽心，不是你那個最親愛的李桂蘭。”
工人們听了笑声不斷，
“這小鬼說話硬是討人嫌。”
這時候風大雨急難掙眼，
大家的衣服都打濕完。
沒有一個把勁軟，
忘了疲勞干得歡。
但情況越來越危險，
河水已經漏了大半船，
离貨物只隔丈多遠，

河边水位已漸漸在增添。
众人此时心慌乱，
楊大安臉上已露愁顏，
連路搬貨他連路在盤算。
腦子里不住在挽圈圈，
想来想去想了好几遍，
忽然急中把智添。
开口忙把大家喊：
“众位弟兄听我言，
这样搶救实在慢，
搬齐明天也搬不完。
我有一个小意見，
不妨前去找一只大空船，
“抽过搭”起碼要快好几轉，
这办法你們說周全不周全。”
大家說“对就照这样办，
来来来我們大家去找空船，
这些貨工厂弟兄不知流了多少汗，
損失了我們又于心何安，
五金受潮要把質变，

加工費起碼要花千多元，
还在那里去節約增产，
抓紧時間去找空船。”
小楊代头跑前面，
不多时果然找着一只大空船。
船撑篙他又帶头去抽貨件，
一个人就抽了六十三。
这时候大家更展勁干，
号子声音震江边。
不怕天黑看不見，
不怕冷風刺骨寒，
不怕脚手被挂濫，
忍着疼痛把貨搬。
不多时風停雨細烏云散，
千多件五金器材已搶救完。
只見他小兩口打着一把傘。
一路走来一路談，
楊大安說果然流了一身大汗，
“我涼寒已經好了，我明天还是要
上班。”

徐 玉 上 病 房

寫作初級班二組 李 崇 正

这天早上六点半，
起床的鐘声宿舍傳。
驚起了徐玉床上坐，
又覺得头晕眼脹嘴皮干，
倒头躺下閉上眼，

想这想那睡不安，
“起上班身体軟，
怕的是出差錯要把責任担，
張淑芬的产假还没有滿，
周大姐發燒請假好几天，

黃光渝昨天就在喊頭痛，
我再請假那個來代班。”
想到这里鼓起勁，
梳洗完畢去上班。
你看她左手抱起病尸板，
右手提着體溫籃。
走進病房考溫度，
一個一個記上體溫單。
今天工作為啥這樣慢，
半個鐘頭還未完，
口溫表水銀度數難分辯，
划體溫也覺得有些困難。
心中越急越是亂，
不小心又碰翻了體溫籃。
考罷溫度回頭轉，
接着又去換床單，
換了這床換那床，
腳不停來手不閑。
徐玉體質雖然好，
這時候走起路來背痛腰又酸。
換完床單往回轉，
差一點碰翻了小楊端的發藥盤。
小楊轉身回來看，
只見她面紅耳赤火樣般，
走起路來兩邊倒，
不走直綫走灣灣。
連忙報告護士長：
“徐玉有病不簡單。”
護士長找來徐玉桌邊坐，
把她的身體情況問一番。

“生了病就該把病看，
為何還要來上班。”
順手拿起口溫表，
徐玉拒絕口中含。
“這幾天同志請假有好幾個，
我再請假工作哪個搞的完。
發燒是点小毛病，
出点汗就等于吃藥丸。”
這時候九床電鈴叮噹响，
徐玉聞聲跑到九床前，
拿了杯倒開水，
又去找來画報送給病員觀。
工作忙來時間短，
鐘聲噹噹催下班。
可是徐玉她不愿走，
要等她的病員睡了午覺才心安。
下班時間過了一刻整，
值班的小楊催她快快去進餐。
徐玉正準備洗手去吃飯，
門診部送來急診病員田國山。
伴送家屬她急得很，
快找醫生叫連連。
要找醫生又要鋪床毯，
急得小楊打圈圈。
徐玉聞聲出來看，
作出決定把話談，
“我請大夫來急救，
你去安排床被單。”
病員病情很老火，
兩眼无光定住般，

嘴巴微微在喘气，
脸色苍白两手干。
林大夫赶来拿起听筒在病员胸前
按，
徐玉小杨站两边。
大夫听罢眉头皱，
回头小声把话传：
“病员害的是肺病，
病情严重不简单，
浓痰上来阻气管，
喉头神经有点瘫。
快快去拿吸引器！
救命先得吸出痰。”
小杨急忙去拿吸引器，
谁知病情变化更突然，
一刹时痰到喉嚨咕咕响，
呼吸马上感困难，

血管胀大脸色变，
双手紧紧抓床单。
眼看病员就要死，
徐玉急的火样般。
人工吸痰也还可，
不怕结核细菌传。
主意已定不迟缓，
她上前一步就吸痰，
一口一口又一口，
吸出喉嚨不少痰。
病员渐渐喘过气，
脸色渐渐复了原。
徐玉抬头歇歇气，
准备下班去进餐，
突然间地在动来天在转，
站立不住晕倒在小杨的双手弯。

两 封 信 （花 鼓）

寫作初級班三組
（公交公司工会）

謝 洪 海

有个右派罗清和，
医学院里把医学，
今年才滿二十歲，
年紀虽輕很險惡。

六月十五热难当，
月照花園好乘涼，
同學們談天把話講，

罗清和趁此擺家常。

开言叫声众同学：
“我有心事无处說，
天大冤屈压心里，
眼泪流了几大籮！

我父名叫罗銀成，

种田种了几輩人，
仇恨惡霸大地主，
農民愛如一家人。

解放后的第一春，
農会有个張主任，
从前是个大惡霸，
一心要害我父親。

清匪反霸那一年，
党的政策有些偏，
主任勾結陳鄉長，
冤殺我父真慘然。

羅清和大会去鳴放，
頓腳捶胸好悲傷，
說他父親遭冤枉，
死得硬是不应当。

姑父是個老農民，
親衛親來鄰衛鄰，
都可邀請來作証，
他們一定會同情。”

家中丟下一老母，
今年已滿五十六，
政府從來不照顧，
隨時餓得眼睛綠。”

接着寫了一封信，
寄給哥哥和母親：
“目前正在大鳴大放，
兒要替父親把冤伸。

家里接到這封信，
一家大小忙不停，
捏造事實寫齊整，
邀請農民作証人。

有的听了不相信，
“你說此話未必真？
殺人要經法院審，
鄉長怎敢亂殺人？”

兒為此事常懷恨，
茶飯不思睡不寧，
一滴眼淚千重恨，
殺父之仇海樣深。

及時又把農民請，
請來右舍和左鄰，
來了張王和李姓，
有他姑父老農民。

有的半疑又半信，
見他邊談邊傷心，
看他說話較誠懇，
也許說的是真情。

夜夢爹爹對兒論：
要我替他把冤伸，
只要推翻共產黨，
父在九泉也甘心。

老農民來到他家里，
見兩碗豆花擺一席，
大家問他搞啥子？
擺起這些臭東西。

“党的政策很英明，
絕對不會誣好人。
如果真有這件事，
可到會上鳴一鳴。

良機千萬莫錯過，
趕快去找林大哥，
你們可以用口說，
大哥執筆寫經過。

羅老婆子淚淋淋：
“我夫被害是真情，
今請諸位來作証，
我兒替他把冤伸。”

清和忙說“是真情，
決不會來騙你們，
明天我要去鳴放，
希望支持多關心。”

寫出爹爹受害情，
一五一十要寫清，
加油添醋不要緊，
硬要把假說成真。

听到提起羅銀成，
農民心中火一盆，
人人切齒又憤恨，
重重旧事涌在心。

有的拍桌打巴掌，
有的气得拍胸膛，
有的磨拳又擦掌，
要打地主野心狼。

看看事情要鬧大，
鄉長劝住不要打，
伪造事实該犯法，
政府依法制裁她。

農民气得实难忍，
共同寫了一封信，
全部陰謀寫清楚，
大家簽字盖手印。

七月里来是農忙，
有心揭穿野心狼，
忙把谷子收進仓，

派人送信到学堂。

斗争右派一月零，
罗清和嘴巴比鋼硬，
硬說鎮反糟得很，
錯殺好人罗銀成。

学校公布这封信，
他仍狡賴不認承。
同学越斗越气愤，
坚决与他作斗争。

校長叫出送信人，
是他姑父老農民。
親到大会来作証，
面对面与他作斗争。

来龍去脈从头講；
他父当过伪鄉長，

强拉壯丁喝人血，
害死農民七八双。

强奸妇女真可惡，
有錢有勢又会說，
“道德會長兼坛主”
農民有苦不敢說。

解放清匪反惡霸，
他父畏罪才自殺，
从此仇恨共产党，
早想报仇无办法。

陰謀揭穿現原形，
面目丑惡又猙獰，
同学个个切齒恨。
不获全勝不收兵。

貓兒也要抱不平 (金錢板)

寫作中級班甲組
(市政運輸工会) 陳 淨

前天夜里三更正，
我貓兒忽然感到肚子疼，
一陣更比一陣緊，
知道自己快臨盆。
想到当媽媽心里高兴，
这是第一胎自己又担驚。

急忙忙直向擱樓奔，
剛走瀧便把孩子生。
擱樓上虽然黑得很，
我依然把三个孩子眉目看得清。
一个是烏云盖雪模样俊，
一个黃如金，一个白如銀，

孩子們把奶吃一陣，
偎在身傍起鼾聲。
這時候我內心充滿興奮，
覺得幸福莫過當母親。
猛想到攔樓上有点不安穩，
有人來取東西會把孩子驚，
今夜大概不要緊，
明天要遷個地方才放心。
那曉得一覺睡到九點正，
女主人在樓下“咪咪咪”的叫不停。
她叫一陣不見我答應，
又叫男主人上攔樓把我尋。
我正想啣起孩子往屋頂奔，
幸虧男主人說他要去接客人。
只听得女主人一聲冷笑，嗓子粗又硬：
“哼！又不是啥子貴客還要到車站去歡迎。
我看你未免太孝順，
我可不耐煩服侍人。”
男主人說：“又不是我叫她把城進，
我轉來再給你找貓行不行？”
男主人走后我的心才恢復平靜，
感覺到這地方危險萬分。
我悄悄爬出上屋頂，
左鄰右舍細找尋。
好容易找着一座倉庫頂，
地方清靜，又好捉老鼠、麻雀當點

心。
找好了地方回家奔，
不見孩子着一驚。
急得我眼淚不住滾，
“咪鳴，咪鳴”叫連聲。
這時候聽見女主人樓下把聲應，
一邊喚，一邊她又走上攔樓門。
一把手抓着我頸項，
把我放在屋中心。
我一看有一个草窩墊得很齊整，
孩子們在窩里睡着了未出聲。
我急忙一步把窩進，
把孩子們舔了又舔親了又親。
女主人這時忙把廚房進，
馬上端來牛肉拌飯熱騰騰。
我一边吃一边用目瞬，
房內還有一位女客人。
只見她腦后挽着个“牛屎柄”，
頭髮斑白，臉上帶皺紋。
默默无言桌旁坐，
眼望着男主人似乎在求情。
男主人臉上挂笑心里不平靜，
悶坐吸烟不开聲。
女主人好象氣得很，
背朝他們臉發青。
這時候我感覺房中空氣冷，
毛骨悚然不安寧。
好一陣老太太終於先開口，
聲音蒼老得象古琴。
“我帶來了豆腐乳和干笋，

挂面兩把蛋五斤。”

边說边把东西取，

男主人双手接过交与女主人。

女主人咀一齧：“誰希罕，

城里有的是現成。”

老太太裝着未听见，

三个人各怀心事，沒有声音。

我这时吃饱了精神困，

一觉睡到夜黄昏。

电灯耀眼睡不穩，

弓起背来把腰伸。

屋子里依然是一片寂靜，

只有那三双筷子拈菜，扒飯声。

老太太吃得很拘謹，

女主人一边吃飯一边把眼睛瞪着男主人。

我照旧睡在窩窩等，

他們吃完了才該我猫兒吞。

不一时女主人下席給我把飯盛，

“哎呀，飯沒有了！猫兒看到吃不成。”

男主人順口把她問：

“你知道多了人为啥只責这‘丁丁’。”

这句话好象引綫把火藥引，

女主人臉紅脖子起青筋：

“你一月究竟掙了几百塊，

單靠你的工資么，根本不能維持这个家庭。

我看你的心簡直寬得很，

哪有閑飯养閑人！”

老太太一听珠泪滾，

“噯！是我錯了，不該進城来看你們。”

男主人觉得話难听，

指着猫窩估眼睛：

“一只猫餵不餵有啥要緊，是人貴重还是畜生？”

女主人說：“好，不餵就不餵，明天就把小猫兒丢進屎尿坑。”

她这句话兒不打緊，

吓得我猫兒胆战又心驚。

女主人越鬧越有勁，

一霎时来了几位街坊和院鄰，

大家把她劝一陣，

好容易把她劝出了門。

屋子里这时候稍微安靜，

男主人甕声甕气又开声：

“我兩次三番給你寫过信，叫你不進城你偏要進城。”

老太太嘴唇顫动未答应，

眼泪水好象断綫的珍珠一顆一顆往下傾。

男主人又动員又象是在下命令：

“好吧，明天我買火車票送你回農村。”

老太太这时再也不能忍，

嗚嗚咽咽哭出了声。

男主人說：“你还要哭，她轉来看見又不得清靜，

好啦，明天回去吧！我以后会每月按时寄錢回家庭。”

不提錢好象还不要紧，一提錢老太太更加伤心。

她說：“我还能够劳动把工分掙，并不希望你寄錢回家孝娘親。

我本来不想把城進，无非是想来看看你們。

哪曉得你們心腸这样硬，

全无一点見面情，

早知你們这样对待我，

就是死我也不進城。

以后你們也有兒和女，

你們老了才明白老年人疼兒疼女一片心。”

老太太越說越伤慘，

我在一旁也伤情。

男主人好象是“四季豆油鹽不進，”

只劝她早点睡，明天早点动身。

当夜晚我忙把孩子們唧到倉庫頂，

再不想回到主人那里去安身。

我害怕孩子学会他們的坏榜样，

將來長大不認我这母親。

主人們以为猫兒不懂他們話，

那知做的丑事我看得清。

今天上午我又回家去探望，

果然不見老年人，

她一定悲悲切切坐在火車上，

咳！这件事我猫兒也要抱不平。

編 后 語

为了滿足各基層工会在即將到来的元旦和春節展开演唱宣傳活动起見，本月份將繼六、七期后出刊八、九兩期，函索即寄。

另外要更正的是工人曲藝創作演唱材料第四期（反右特刊二輯）上第七頁陈淨同志作“鍛煉”結尾倒数第十行，“老潘表示要認真檢查，繳械投降决不~~拖延~~。”的老潘二字应改为“潘岫”。

拖延

編者57.12.

